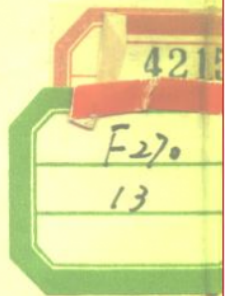


反對企業管理中的不正 風氣與官僚主義作風

東北總工會文教部編

東北華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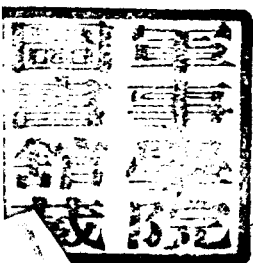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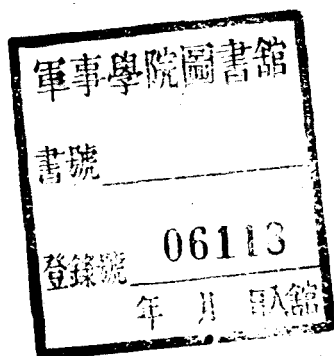


105153



2 018 8131 1

反對企業管理中的 民主主義與官僚主義作風



東北總工會文教部編
東北華書店印行

目錄

東北總工會給本溪市工會暨東北各級工會與常太慈的信	一
反對企業管理中的不民主與官僚主義作風	三
常太慈申訴領導不民主作風的經過和調查結論	六
常太慈申訴信原文	一〇
黨的工作脫離了生產	一二
關於處理常太慈問題的錯誤本溪煤鐵公司煤礦部工會主任賴漢英同志的自我檢討	二四
工會工作的一個好教材	二七
附：本溪煤礦部工會領導幹部接受批評發動民主檢查	剛毅
「教育了我加強愛祖國和搞好生產的責任感」（記常太慈讀報感）	甘毅
	三三

東北總工會給本溪市工會

暨東北各級工會與常太慈的信

本溪市工會暨東北各級工會與常太慈同志：

常太慈同志來信所持態度，我們認為是完全正確的，所反映的意見，也基本上正確，對於我們改進工作是很寶貴的意見，選煤課工會違法改選是錯誤的，我們對此事除已協同有關方面做了適當處理外，特有以下幾點意見，希你們與全體會員幹部進行討論，大家把生產與工作做的更好：

第一、常太慈同志爲了正確領導創造新紀錄運動，積極負責，向行政上反覆提出意見，當他的意見未被接受時，又向上級工會提出，要求幫助解決。曾經受到不應受的打擊，工會主任也被選掉了，回到生產崗位上，一面在問題沒有解決之前，老老实實做工，一面據理向東北總工會報告經過，揭發行政管理上的不民主和工會改選的不合法。這是表現了工會幹部和工人羣衆在新紀錄運動中，覺悟程度的提高，拿出了主人翁的負責態度，關心創造新紀錄的成敗，要求真正貫徹民主管理，這種精神，是值得表揚的。

第二、這次選煤課工會支會改選的決定與進行，是根本違背了工會的民主制，而那次選舉時，

不但到會人數只佔全員總數的六分之一，並且支會委員會對此根本沒有進行過討論，所以是不合法的。對於這樣的選舉，一切工會會員是應當反對的。如果發現工會幹部中有這類辦事不民主的情形，都有向上級工會，直到向東北總工會、全國總工會控告之權。而這次改選，却是由煤礦部工會分會主任賴漢英同志同意的，這是違背了工會的組織原則，這種錯誤，出在負主要責任的工會幹部身上，是不能容許的。他應該對此次改選問題，作書面的檢討，並在會員大會上進行自我批評，以教育羣衆與幹部。

第三、在處理常太慈這個問題之後，各級工會應當根據常太慈問題的有關材料，對工人階級與幹部進行廣泛的民主教育，提高工人階級的覺悟與對國家負責的精神，反對官僚主義，以利於貫徹民主管理，依靠工人羣衆管好企業。

東北總工會 一九五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反對企業管理中的

不民主與官僚主義作風

今天本報發表了本溪煤鐵公司煤礦部選煤課工人常太慈的一封信，和東北局組織部、東北總工會派調查組，和本溪市委一起進行調查的消息，充分暴露了在煤礦部和選煤課的領導上，存在着嚴重的不民主和官僚主義作風。在這裏沒有管理委員會的活動，也不能虛心傾聽多數工人的意見，認真的和技術人員在一起研究生產中的問題，反而打擊工人中正確的合乎科學的建議。

選煤課副課長夏仲禹同志，工作很努力，積極領導改造收塵機，一次不成，繼續努力，終於使收塵機大風筒得到了很大的改造。這精神是很好的，但是最大的缺點，就是不能虛心傾聽別人的意見，和技術人員、工人一起研究，把事情辦的更好。在第一次聽到了個別工人的建議，沒和技術人員及多數工人討論，就主觀的動員幹起來，當別的工人以及常太慈提出意見之後，他仍堅持己見，並打擊提意見的人，說常太慈打擊新紀錄運動。正因為這樣，所以第一次改造失敗了，第二次改造蓋小房的方法也失敗了，使國家遭受不應有的人力物力浪費。如果能虛心傾聽工人的意見，和技術人員工人在一起研究的話，事情在開始本來就可以辦好的。這恰恰證明了在領導中實現管理民主

化，啓發工人的積極性，傾聽其意見的重要，在這一點上，夏副課長以及一切管理企業負責的同志，都應當記取這個教訓的。

夏副課長有缺點，但我們不能做更多的責備。因為他剛從工人中提拔起來（從北滿調來），工作還積極負責，領導改造收塵機也有成績。就是科學知識不足，不會民主管理的方法，思想上也有些『後方來的』包袱。因之，重要的是領導上教育的問題，可是據調查，領導上在這一方面作的很差。平時工友就很怕夏副課長，不敢提意見；可是煤礦部的黨委、工會、行政並不了解這些情況，給以糾正與教育。更嚴重的是黨委書記江寧同志，直接領導選煤課黨的工作，理應領導黨的組織來研究發現生產中的問題。但他在聽到常太慈意見之後，既未深入鑽研，又未建議行政解決雙方爭論，反而說常太慈有政治問題、打擊新紀錄運動，但經過調查這兩點全非事實。離開生產中的重大問題，不分析常太慈意見正確不，却根葉片面之詞，想盡理由來證明常太慈有政治問題，並且根據這一種片面的主觀的認識，就採取指定的辦法，將常的工會支會主任選掉；許多工人對於常的好反映也不聽，却認為電工股工人都是常的一派人。對工人完全採取不相信的態度，這是一種十足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態度，這樣的態度決不能把工作做好，不用從常太慈這件事上看，就從今天本報發表的選煤課分支部的材料來看，黨的工作中也存在著許多嚴重的問題。積極覺悟的技術工人被認為成分複雜，而不注意發展，十七個黨員就有十四個沒有技術，黨的支部不討論保證生產的問題，

小組也不按生產單位編，因而在生產中的作用不大，選煤課分支，所以存在這樣多的問題，是和煤礦部黨委的領導分不開的。

像煤礦部選煤課這樣的不民主與官僚主義作風，在今天企業管理中，可能只是少數的、個別，但與此相類似的不民主與官僚主義作風，在許多企業中，却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不論程度輕重如何，他都是阻礙事業前進的，都是需要加以反對的。因此，本溪這件事，雖已處理過去了，但它還存在一般的教育意義，因此，本報特加發表，使大家引以為戒。

至於常太慈從開始提意見，一直到東北總工會寫信揭發這件事情，都是爲了和不民主與官僚主義作鬭爭，這種對國家負責敢於批評領導，正是表現出工人階級覺悟性的提高，這種精神是值得表揚的。我們建議本溪領導機關，從新分配他適當的工作。一切管理企業的幹部，應當鼓勵這種精神，喜愛這樣的工人，根據這一教訓，更好的實現企業管理民主化，搞好管理委員會，深入鑽研業務，學習科學的管理方法，把企業搞的更好，完成與超過國家生產任務。同時工廠礦山黨的支部工作，也應根據這一經驗來檢查一下，自己是否一切都根據生產需要，領導黨員來積極保證生產任務的完成，是否積極的站在生產的前面，克服各種困難來使生產工作順利的進行，是否揭發了行政上某些領導不民主與不利於生產的行爲與作風，我們覺得企業中黨的工作，祇有這樣才能真正成爲民主堡壘和起先鋒作用。

（一九五〇、四、三、勞動日報短評）

常太慈申訴領導不民主

作風的經過和調查結論

本溪煤鐵公司煤礦部選煤課工會支會主任常太慈，因他對於該課夏副課長提出領導改造收塵機的意見，遭到打擊，寫信報告東北總工會。由於信中，明確提出了一個領導新紀錄的思想問題，反映了夏副課長嚴重的不民主作風，都是和依靠工人羣衆搞好企業管理的方針相違背的，極爲東北總工會所重視，當即轉達東北局組織部與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由東北局組織部、東北總工會各二人，東北煤礦總工會一人，勞動日報社一人，聯合組織一個調查組，前往本溪，在本溪市委領導下，進行調查研究。調查組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到本溪，經一週工作，和本溪市委、公司及市總工會研究後，寫出書面報告，呈交東北局組織部，東北局組織部召集各有關機關研究後，除給本溪市委以具體指示，做了適當處理外，決定將有關這一問題材料，在報上公佈，以教育全體幹部與工人階級；東北總工會也號召全體工會幹部與職工，學習這些材料。

根據調查報告，常太慈原信關於改造收塵機的經過與問題，只有個別地方有些出入，如關於第一次改造和第二次改造風筒口蓋小房子失敗的損失計算上，數字的計算方法有出入，關於改選工會

的經過，不只簡單是夏副課長的報復。這是因爲常太慈才從學校回去十幾天，有很多情況不了解，只能憑自己所看到的來推斷的緣故。但是常太慈所持的態度完全正確，事情的原委如下：

問題發生的經過

選煤課的收塵機，因吸收力太弱，所以有大量煤塵順大風筒散出，影響全市煤塵滿空，這是一個僞滿就存在的老問題了。去年開展創造新紀錄運動，選煤課就提出改造收塵機，十一月夏副課長和其他工友已試驗一次，失敗了，沒報告煤礦部，也沒有檢討。十二月又進行第二次改造，有王、浦兩工友提出兩個辦法，這時，正趕上常太慈從工人政大回去，聽到有些工友在背後議論，常太慈就根據羣衆反映，提出第三種辦法，建議夏先不要動工，研究妥了再動工，但夏沒採納。常就向上級工會反映了這個問題，引起夏的不滿。最後，由公司徐宏文副經理領導工人與職員進行討論，確定採用兩個辦法，停止在風筒口蓋小房子的辦法。問題本來已經解決了，但是，幾天以後，工會支會突然進行改選，事前支會委員會並不知道，也沒有討論過，參加選舉的會員也很少，把常選掉了。在改選前後，已經有了風聲說：『要換常主任，另放一個。』這樣，不僅使常太慈本人感到不合理，一般羣衆也認爲是因爲常提了意見，夏副課長不滿的緣故，影響很不好。正如常太慈原信最後一段所說的情形。爲什麼突然改選了呢？這是煤礦部黨委書記江寧同志堅持己見的結果，他認

爲：第一、常太慈有政治問題，沒有證據的輕率斷定常害過我軍地下工作人員；第二、據夏課長反映，常太慈故意擴大第一、第二兩次改造收壓機的損失，是打擊新紀錄運動。煤礦部工會分會主任賴漢英雖不同意這種看法，但爲了和江寧同志搞好關係，也不提意見就同意了。這樣，就在江寧同志主持下，通過選煤課黨的分支黨員大會，決定了改選和新的工會支會委員名單。但是就連參加了分支黨員大會的黨員，有些也不明白爲什麼常太慈不能當選，幾個主要的黨員所了解的又是錯的，認爲常『過去害死過共產黨員，是我們的敵人』（其實沒有這回事）。改選之後，本溪市總工會雖已知道這事錯了，但沒有積極處理。

調查結論

- 一、說常太慈有政治問題與變相打擊新紀錄運動是錯誤的。
- 二、三種改造辦法應該先仔細研究後再動工的建議是正確的。
- 三、選煤課支會改選是錯誤的。

經過調查後，弄清了幾個關鍵問題，結論是：一、江寧同志肯定常有政治問題，害過我軍地下工作人員，沒有這件事。事實是一個敵方的偽自衛隊員王澤，也給我軍送情報，在市郊攔路，截收過常太慈等四工友到解放區換糧的布，後來常在本溪街上看見王澤，抓他到了礦警隊，王承認賠布

了事。但江寧同志沒經確實調查，就在黨內宣佈常是我們的敵人，造成選掉常的主要原因。二、常太慈究竟是不是故意打擊新紀錄運動呢？不是！常對改造收塵機所提建議，認為應該先研究三種辦法以後再動工，以免國家財產受損失，這是完全正確的。常對於頭兩次改造沒成功所受損失的數字，或對於其他改造辦法的懷疑，始終沒在羣衆面前公開宣傳，一直是向領導上提的，決非故意變相打擊羣衆創新紀錄的情緒。常太慈爲搞好工作積極提意見，並按組織原則提意見，這種精神是應當表揚的。三、選煤課夏副課長，工作積極努力，也有成績，但作風不民主，過去就有過打擊提意見工友的事情，工友普遍反映怕他，不敢提意見。但夏是一個從工人中提拔的幹部，黨與工會對他很少教育和具體幫助，這次改選常太慈，並非夏積極主動做的，只是反映了片面情況，責任不在夏，所以對夏是個教育問題，使他認清依靠工人羣衆搞好生產的道理，改正不民主作風。對這次事件，他起初沒有接受常太慈意見，研究改造收塵機辦法，並且聯繫過去不民主作風，應在工人羣衆中進行自我批評。四、工會支會的錯誤改選，江寧同志要負主要責任，應按照具體情況，給予適當處分；賴漢英同志也有責任，都應作深刻檢討和自我批評，藉以教育工會幹部與會員。五、應該大膽提拔像常太慈這樣的工人常幹部。

常太慈申訴信原文

東北總工會張主席：

我是工人政治大學第二期畢業的學員。我原來的工作崗位是本溪煤鐵公司煤礦部選煤課電機修理工人，又是煤礦分會的副主任，半脫離生產。在今年五月我入了工人政治大學，學習了六個月，畢業時又回到了原來工作崗位，擔任代理分會主任（因主任入工大三期學習了），是脫離生產。可是我的心總是想在畢業的那一天晚上，你和教育長對我們的講話，使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的，我也總是想着怎麼樣去幹才能回答黨對我們的培養呢。所以也祇有在實際工作中，用更生動的事實來回答黨對我們的培養吧。我們今天回來二十多天了，我就在工作中碰到了釘子，碰到了嚴重的事實。現在我把在工作中的這些情況及其經過，詳細的報告給你吧。我希望你能及時給我一些具體解決這個問題的指示才好。

我們選煤課的工作，就是選煤和洗煤工作。煤洗完了時就是說把石頭洗掉了，好去燒鍊鐵和鍊鋼用的焦炭。有一位正課長姓王，並兼機電課技師，因此經常的不在；另外還有二位副課長，一位

姓夏，一位姓楊。夏是由北滿派來的，楊是此地人，夏管人事，楊管業務，因此也就分出了前方課長和後方課長，後方來的說了就算。有的工友問我：『前方後方從什麼地方分的呢？你們學了六個月一定知道吧！』這一傢伙把我問的張口結舌說不出來個所以然來。當時我就想了很久，我回答了他，我說：『前方就是拿槍桿直接殺敵的那個地方，我們住的這個地方就是叫後方，另外我就不知道了。』我認爲工友和領導在思想上存在着一個前方，一個後方，工作是不會搞好的。請你先把這件事情給我解答一下吧！前方後方由那一省那一縣分開的，我說的是不是對呢？（編者說：這種分出『前方』『後方』幹部的現象，是某些共產黨員同志不善於和黨外人士合作的關門主義毛病，值得引起警惕，並根據中共中央三月二十五日的指示，結合學習『斯大林毛澤東論共產黨員要善於和非黨羣衆團結合作』的文件，進行檢討，並求得改進。）

另外的一件事是較比複雜一些，因此我須要詳細說明：

我們選煤場有一座大型收塵機，就是原煤由坑內運到坑上的時候，是用皮帶一節倒一節運的，運到了選煤場時，上邊皮帶往下邊皮帶倒煤時是有煤塵的。在這二條皮帶當中，有一個大型風筒，直徑約一米多，差不多有二米，下邊設置一台二百馬力風車子。另外還有一部整流機，是用交流二百二十電壓，變成六萬六千電壓的直流電力。如果工作時皮帶運煤也開始了，風車子也轉了，整流機的變電工作也開始了。這時煤塵被風吹到了四個較大型的鐵箱子內，箱內設置了陰陽二極的裝

置。把變出來的電壓（直流的）送到箱子中的陰陽極上，陰極是一個鋼篩子，陽極是一條五米多長的鋼綫，下邊用一塊四斤多重的錘型生鐵墜着鋼綫，以免陰陽極接觸發生故障。鋼綫是在鋼篩子中間吊着，煤塵如果吹到了箱子中，密度是很嚴的，因此陰陽極互相吸引起磁極感應作用，把煤塵吸住了掉落在煤槽內。這部收塵機在偽滿時就出了故障了，失去了他原有的效能了。因此這個乏風筒出來的乏風帶了很多煤塵飛到了天空，不但失掉了很多的煤塵，而且於市民健康也是不利的。可是偽滿的工作是胡弄鬼，誰肯修理呢，國民黨統治時也就是找到了毛病了，就是說大型的鐵箱中的陽極的鋼綫銹了，電力不能完全使用了，磁性減低了，所以煤塵祇能從這個箱子中路過，而吸不住了，所以都跑了。但是修理只是換鋼綫就可以好使的。當時的工友誰也不肯給國民黨修理。

在我沒畢業時距現在僅一個多月吧，選煤課新來的夏課長，計劃要修理這個毛病，這個精神是好的。但是這位夏課長也沒和誰研究過，也沒有和老工友、有經驗的工友技師們商量一下，如何作才能成功，就憑了他自己的主觀臆想，『這麼幹這麼幹』差不多就能好使，就動工幹了起來，結果失敗了，不但浪費人工又浪費了材料，並且收塵機停轉了一天。據夏課長講損失約有一億多元。現在又有二個工友提議要改造這個風筒，不叫它跑煤塵。一個姓王的是車工，一個姓浦的是鍛工，他們二個人每個人提出一樣辦法，但是他們也說不出一個什麼道理來，也祇能說這樣幹也許能好使，八成能行。另外姓王的工友把創造新紀錄給誤解爲『闖』造新紀錄。『闖』上了就算新紀錄，『闖』

不上就拉倒，這就是憑自己的運氣好填去『闖大運』的一種得獎主義思想（據我自己的主觀來看這些情況就是失敗的因素）。但是這位夏課長，也就馬馬虎虎的告訴了工友動工去作，並且中間隔了一個股長，連股長都不知道如何改造。也沒有總結第一次失敗時的經驗教訓，而又照樣的作下去。這二種改造方法，第一種挖地溝把風筒中的乏風放到地溝中，地溝中有水，煤塵落到水中去。第二種方法，是在風筒上蓋小房，把乏風放在小房中，再新按裝一台小風車子，抽小房中的乏風，放在風筒內，循環的辦法。在他們當日動工時我也不知道，提議要改造時我也不知道，在動工的當日晚間，有的工友對我講，他說：『老常啊！他們改造大風筒我看是不會成功的，他們若是能好使，我就由樓上往下跳。因為他們這二種辦法不妥當，距事實差的很遠，上邊蓋小房那種辦法是光吃不拉的一種辦法，是不可能的。挖地溝的那一種辦法更是辦不到的，因為風力往上跑又一種速度，往下跑又一種速度，又拐了二個彎，風在地溝中走了幾十米遠才見到空氣的，是不能好使，也是瞎子點燈白費臘。』這位工友（調查組註：這工友是丁彥明）抱着一和藹誠懇的態度和我講，叫我明天的早晨在常委會上和課長講，先別幹了以免受損失。他說的話我非常同意。他又說在國民黨時期所找到的那個電氣毛病，是合乎理論也合乎實際，若照着電氣那樣去幹，一定會好使的。另外電氣的工友也好，選煤場的工友也好，都不願叫我提。他們說你別提了，提出後恐怕夏課長不滿意，怕我受打擊，因為夏課長是後方來的，不許給提意見的。電氣的工友也這麼樣講，這時我對工友說：『我們

工人階級既然是作了主人翁，我們就應該拿出來主人翁的態度，我們決不能親眼看到了他們失敗，更不能親眼看到了國家人民的財產受損失的，這個工廠好壞我們都是有一份的，因在我們應該馬上及時提出意見的，我們是爲了把生產搞好而提意見，談不到什麼打擊不打擊的。」第二天早晨我就在常委會提出了這個意見。

如何能改造好大風筒不跑煤塵的一些辦法（就是換鋼綫），我提出了一些具體的辦法，我又把我下邊工友當中所了解的情況向夏課長詳細的講了。就是下邊工友的反映是不能成功，因爲風筒上蓋小房挖地溝的兩種辦法距理論距事實差的很遠，所以是不會成功的，如果電氣若是換鋼綫是一定能收效的，因爲電氣整流機的配電盤上的電流表，在僞滿跑到二十那個格上，現在祇跑到了四至五那個格上，這也就是證明電是送上去可是沒有使用，因鋼綫銹了，所以電流表針跑不到二十那個格上，煤塵都跑了。我這麼一講，二位課長及各股長也非常同意。夏課長說：『我們上邊蓋小房和挖地溝再加上電氣換鋼綫的辦法一塊去幹，三下去堵管保有一樣能堵上。』我以爲這個三下堵這個辦法是不妥當的，是憑運氣闖的一種辦法，是損失財產的一種辦法。我當時就對他們講三下堵的辦法是不行的。我說：『你們應該考慮一下，這三種辦法，那一種辦法合乎實際合乎理論，那一種辦法如果去幹，不成功損失的少，那我們就去作那一個，這比較是有把握的。』他又反駁了說：『假若只換鋼綫，那末蓋小房的工友和挖地溝的工友，一定會不高興的，也一定會降低情緒的，因此必